



老红军陆友——

# 延安，永远的灯塔

■刘汝山 闫石 李驰旭

“当兵的，就应该死在战场上，而不是躺在医院里。我没什么资格接受采访，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有资格，我做的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病房里，面对笔者的采访，年逾百岁的老红军陆友的回答令人震撼。

“不到延安心不死，到了延安不死心！”穿越战场的弥漫硝烟，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陆友从上海义无反顾奔赴延安，又从延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在战火中淬炼，为人民放歌，倾尽一生去奋斗。

## “革命，革命，我要革命”

“父亲去世，母亲和我去打工，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尊严……”陆友的一声长叹，打开了一段苦涩的记忆。

七八岁时，陆友和家人跟随做海员的父亲从江苏南京来到上海。1932年，父亲因病去世，家里的支柱轰然倒塌。无奈之下，母亲每天为十几户人家洗刷马桶，仍无法让家中3个孩子填饱肚子。1933年，15岁的陆友不得不去一家公司当童工贴补家用，一个月的工资仅一块钱。

彼时的上海滩，华丽的外表下是底层生活的苦难。陆友每天穿梭于车水马龙的街头，发现自己连店铺招牌上的字都认不全。“没有知识怎么行？”1935年，陆友在好友家中参加一个读书小组，好友请来一位30多岁的舒先生为他们辅导功课。当时，年仅17岁的陆友并没有意识到，这位舒先生会影响他的一生。

在舒先生指导下，陆友和同学们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和讨论时政问题，开阔了视野，开始了觉醒。“舒先生告诉我们，在延安有共产党有红军，是穷人的天下。”生活在上海最底层的陆友认识到，仅凭读书自强是不够的。“革命，革命，我要革命！”来自心底的呐喊，让陆友热血沸腾。

“我亲眼看到家门口挂了4个笼子，里面是4名共产党员的头颅呀……”回忆当年国民党残酷镇压，陆友禁不住握紧双拳。镇压并没有吓倒陆友，反而激发他把对旧社会的一腔怒火转化为前行的动力。1936年，在舒先生介绍下，陆友参加了救国会领导的“国难教育社”，多次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消息。

打破旧世界、建立新中国，追寻光明的路上布满荆棘，但革命的火炬已在陆友胸中点燃。

吉林省军区长春第三千休所积极开展常态化走访

## 39封感谢信见证服务真情

本报讯 王建伦、乔振友报道：“阿姨，请放心，我们保证您需要的物品都能及时送到家，过段时间我们再上门看望您……”近日，吉林省军区长春第三千休所干部休养所心理医生辛亚红，拨通了正在居家隔离的老干部遗孀杨阿姨的电话。“好，这就放心了，谢谢你啊！”杨阿姨高兴地说。

该千休所保障的老干部平均年龄近90岁，许多人行动不便，加之住地分散，给千休所服务保障工作带来一定困难。为提升服务质量，千休所党委研究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，将全所工作人员分成多个走访小组，上门入户，面对面了解老干部及家属的需求。每次走访结束，保障对象都会填写满意度反馈卡，对走访人员进行监督测评。随着走访活动的深入，保障对象的各种困难和需求一一得到解决，仅去年千休所就收到老干部及家属的39封感谢信，对千休所的服务保障给予肯定。

今年以来，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障对象面临的生活保障问题，他们积极开展线上走访，通过电话或视频连线的方式，及时为保障对象排忧解难。

“我不是为了吃喝，在延安，只喝稀饭我也愿意”

1938年，距延安城北5公里的桥儿沟，开办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就坐落在这里。江苏、上海等地的大批青年学生和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，来到这里。

“开饭喽！”一批新来的学生一下子围了上来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大盆小米稀饭。人群中，有人一看是稀饭，顿时泄了气：“就吃这个啊……”

陆友站了出来：“同志！这个不要钱，你不吃我们吃！”说完，陆友盛出一碗稀饭，大口喝了起来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大家陆续去盛稀饭吃，包括那些起初表示不满的学生。

这是陆友第一次喝到延安的小米稀饭。80多年后，回忆那段往事，陆友依然感慨不已：“我不是为了吃喝，在延安，只喝稀饭我也愿意。”

时间回到1937年，淞沪会战爆发。年仅19岁的陆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号召成立的战地服务团，与其他50多名上海爱国青年辗转各个战区，不辞辛苦地慰问演出、宣传鼓动。然而，他们处处受到反动派的排挤。

此时，红色的旗帜在延安上空高高飘扬，如同灯塔召唤着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和有志青年。陆友早就心向往之，但通往革命圣地的路却是一波三折。

1938年春，陆友离开战地服务团，到达陕西西安后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。因延安各校暂不招生，他被安排到距延安近300公里的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。让陆友欣慰的是，安吴堡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大家各抒己见，互助互爱，课余时间经常组织文化活动。陆友很快成为教唱救亡歌曲的积极分子，在训练班职工大会任干事。

没过多久，陆友接到去河南渑池，一个重建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展宣传工作的任务。“在上海就向往延安，却在国民党战地工作。到了西安离延安近了，却来到安吴堡。后来又不能去延安，我怎么肯甘心？”尽管如此，陆友还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带领10多名青年训练班学员奔赴渑池县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

结束任务后，关于下一步的去向，大家意见不一。争论中，陆友斩钉截铁地提出：“先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，听候组织安排。”他和六七名同志回到西安，汇报了在渑池县的工作，终于被安排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。

宝塔山下，延河之畔，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孕育着中国的希望。到达延安



后，一路的波折和艰难已经消融在陆友“为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”的坚定信念中——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刻苦学习、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；他带队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表演话剧《李闯王》，中央首长观看后亲切接见、勉励；他和战友们从鲁迅艺术学院走出去，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，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……

“牺牲的战友才是值得宣扬的人，我没资格”

1949年秋，陆友随部队向新疆进军。10月1日，在河西走廊酒泉地区，他和战友们聚精会神地聆听开国大典的广播。当广播里传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时，陆友和战友们像孩子一样尽情地欢呼、雀跃……

此后，每逢听到奏国歌、看到升旗，陆友都会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。在病房里，面对笔者的采访，陆友反复念叨：“你们来了，让我想起过去，那时真不容易啊。牺牲的战友才是值得宣扬的人，我没资格，没资格……”

这位年逾百岁的老战士，历尽世间艰辛，但是回想起参加革命的启蒙者舒先生，依旧悲痛不已。不断涌出的泪水，让采访几次中断。

舒先生是一名地下党员，真名卢志英，当时任南京市地下党党委书记。1947



年，卢志英遭叛徒出卖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在狱中受尽酷刑，1948年底被凶残的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。

1955年，陆友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乡，便前往雨花台吊唁卢志英。在恩师墓前，陆友思绪万千：“请安息吧，您一生所追求的伟大理想与事业，自有后继者。我们一定会像您那样，不惜一切地去拼搏奋斗。”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这是陆友晚年所著回忆录《难忘的一瞥》扉页上的大字。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他亲眼见证一位位革命战友以勇于牺牲、甘于奉献、无怨无悔的品格，诠释了什么是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。他们死得伟大，死得光荣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……”陆友喃喃地说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陆友调任空政文工团政委。面对上级要求开展的整编工作，陆友拿出当年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的劲头，带领文工团苦学孤诣、艰苦创作，推出《江姐》等文艺作品，在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心怀火炬，奔赴延安；岁月流金，信仰永恒。走出“小鲁艺”，走向“大鲁艺”，矢志前行的路上，延安如灯塔，永远是陆友的精神家园。

图①：1949年，陆友（前排坐者左一）与战友合影留念。

图②：陆友创演的节目受到群众欢迎。

图③：陆友祭扫恩师卢志英墓。

作者供图  
制图：鹿硕

## 把全村人的“日子”都装在心里

天津市武清区汉沽港镇三街村“兵支书”徐明

■杨春清

转眼间，37岁的徐明担任天津市武清区汉沽港镇三街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已有4年多。提起徐明，村民们都说：当年选他，真是选对了！

2018年年初，三街村两委换届选举，徐明高票当选。村民们都看好他，当兵10年，入了党，2次荣立三等功。让他挑起这副担子，准行！

上任第一天，徐明就在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起一条横幅——“做敢于亮剑的共产党员”，“我理解的‘亮剑’，就是凡事要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不管是一个还是一个村子，都要提着一口气。气不如人，干嘛嘛不行！”

没多久，村民们就看到了徐明身上的那股“气”。村里一处排水沟地势低，雨天常发生淤堵。一天，徐明冒雨巡查时发现污水倒灌，危及周边房屋。见雨势越来越大，他二话没说，跳入齐腰深的水沟，用手一把一把掏出淤泥，及时疏通排水口。

三街村的村道多为土路，晴天灰土飞、雨天泥水溅，村民们都盼着早日修通水泥路。总计5.6公里的村道要全部硬化，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。尽管区、镇两级政府拨付了资金，但还是有缺口。那段时间，徐明四处奔走筹措，工程得以顺利开工。为节省资金，徐明把村里的能工巧匠都动员起来。“只要真心实意办好事，群众心气就齐，就跟着你干。”徐明说。

解决了“出行难”，徐明又把目光投向村民们的另一个急难愁盼——用水难。当时三街村只有一眼水井，由于设施老化、水位较低，不能充分保障全村用水需求。徐明盘算着为村里打一眼深水井。这本是造福村民的好事，也得到村集体的支持，可选址周边的村民担心打井对自家地基造成影响，打起退堂鼓。

“只要科学规划、施工得当，安全有保障。”几番测量后，徐明决定把井建在自家屋后，“乡亲们的顾虑可以理解，但解决用水难题耽搁不得，我来带这个头！”

地址选好后，资金又成了棘手问题。在汉沽港镇所辖的十几个行政村，三街村村集体没有像样的实业，缺钱。徐明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又向父母借了些资金。徐明坦言：“说是‘借’，家里没打算让还。父亲前些年办企业赚了钱，他以前也当过村支书，有这个觉悟。他说，当了村支书，一个村子的水还没喝，会被大家戳脊梁骨。钱你拿去，把好事办好。”

几件实事办下来，徐明成了村民的主心骨。村容村貌的问题解决了，徐明又打起了“算盘”。在他的积极争取下，京津冀一体化“汉沽港康乐园综合体”项目落户三街村。这个项目以村集体土地入股投资，规划了果树采摘园、老年康养园、黑小麦和中药材种植园等，能为村里带来500多个就业岗位。“村民人均收入有望增加1万元，想想都激动。”徐明笑道。

这些年，三街村每月都要开展一次文明户评选，先后建起了党群服务站、党团活动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站，在解民情、集民意、聚民心的同时，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有了着落，村民的精神焕然一新，都觉得日子有奔头。三街村也先后被评为文明村、卫生村，去年一举跨入小康村行列。

全村980户、4000多名村民，67户五保户、低保户，他们的“日子”，都装在徐明心里。“乡亲们让我挑这个担子，我不能掉链子。”在徐明眼里，三街村就是他的新“战场”。履职4年来，他对“兵支书”有了更多的理解：“‘兵支书’就像部队里的班长，角色小、责任大，没有点牺牲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。只要我当这个‘兵支书’，就会为乡亲们的好日子全力以赴。不然，睡觉也不踏实。”



## 舰艇老兵与“老兵舰艇”

■崔鹏 罗春平

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入海口，已经退役的丹东舰静静地停靠在浪头港码头。

“丹东舰，舷号543，是导弹护卫舰，1985年正式服役……”丹东舰上，老兵王瑞瑜热情地向游客讲解丹东舰的光荣历史。

1999年，王瑞瑜考入海军工程大学，毕业后在丹东舰任副枪炮长。“军舰与家乡同名，对我来说既是荣誉，也是动力。”在舰上工作不久，王瑞瑜发现主炮射击时要依靠射表进行计算。他利用专业特长，设计编写了一个电脑程序，节省时间的同时保证了准确度。

后来，王瑞瑜在海军某大队工作，期间多次随丹东舰出海训练。2010年王瑞瑜转业离开部队，但他一直关注着丹东舰的动态。

2021年5月，服役36年的丹东舰正式退役，回到它的命名城市丹东。当地着手对丹东舰进行改造，希望将其打造成一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已经退役11年的王瑞瑜看到招募讲解员的消息后，立刻报了名。

作为丹东舰的一名老兵，讲好丹东舰故事，我责无旁贷！”每逢双休日和节假日，王瑞瑜就来到丹东舰，义务为游客讲述舰史和海军发展史。

丹东舰作为英雄城市的国防教育新地标，很快成为丹东的红色旅游打卡地。王瑞瑜召集更多丹东舰退役老兵与他一起当志愿者，让这艘“老兵舰艇”有了更多舰艇老兵的守护。

“丹东舰入列以来，出色完成了战备巡逻、出国访问等一系列重大任务，是战功赫赫的‘老兵舰艇’。我们这些曾在丹东舰上服役的老兵，一定要传承和发扬‘不怕苦、不怕累、特别能战斗’的丹东舰精神，继续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。”王瑞瑜说。



近日，山东省青岛市“逐梦深蓝”退役军人讲师团走进李沧区浮山路街道旭东社区，面向青少年开展国防教育活动，讲述人民海军发展历程，激发爱国爱军热情。

张鹰摄

## 放号时光

■张华

宿舍里。因为我是新兵，为了让我尽快熟悉部队情况，也为了锻炼我，放军号的任务落在我的肩上。

清晨，闹钟“丁零零”的声音响起，我立刻翻身下床，先把扩音机打开预热，接着换衣服、整理内务、打扫卫生。眼看快到6点，我把军号唱片放入电唱机转盘，把左臂唱针准确定位到“起床号”位置。唱片上纹路细密，每种号之间间距很小。所以每次我都特别小心，生怕唱针滑偏，错放成别的号声。

6点整，悠扬的起床号响起，在山谷中萦绕。全团各点位的战友们迅速起床，10分钟后，伴着出操号集合出操。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”“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”……沾满晨露的山谷间，传出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整齐划一的跑步声，营区顿时充满活力。

7点30分，开饭号响起来。官兵集合整队，唱着歌走向食堂。用餐期间，我通常会放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等歌曲，当作就餐时的“背景音乐”。

8点整，上课号响起。官兵们开始工作、训练。午饭号、下午上课号……一天中我要放十余次军号。

放号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，但也有考验人的时候。有一次赶上新电影

发行，军影站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尽早看到，就排好顺序“串片”演。轮到我们团时，电影放完已近半夜。我连夜把电影胶片送到十几公里外的火车站，回来时又困又累，睡眼惺忪间定好闹钟，倒头便睡。

第二天早晨，闹钟响起，我匆匆起身，敲响起床号。号音还在空中飘荡，就有电话打进来。我心里一惊：今天放号也没晚，谁来电话？是不是有紧急情况？我赶忙抓起电话，就听团长在话筒另一端怒吼：“才几点你就放号！”我脑袋一下子清醒过来，盯着表盘仔细一看，糟了，提前了整整1个小时。之后我更加认真仔细，再没出过差池。

放号的日子里，我对闹铃声特别敏感。每天清晨“丁零零”的声音一响，我的心就突突直跳。多年后，偶尔从报纸上看到被闹铃惊醒对身体的种种影响，我不禁淡然一笑。当时，我哪里懂这些？况且就算知道，也全然不会在乎。选择当兵，就选择了奉献，坚守自己的岗位，不讲任何条件。

激情燃烧的岁月渐渐远去，但军号声却在记忆中愈发清晰。无论是20多年的军旅生涯，还是转业后到地方工作，那嘹亮的声音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激励我不断前行。